

卷九

書名 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道光二年務本堂刊本

撰者 明 孫高亮 撰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9

編號 D8640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道光二年務本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傳

于少保萃忠全傳卷之一

謙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人也先世皆為顯
 大官工部主事嘗念宋朝丞相文天祥死極忠
 甚虔公之父名彥昭字英復乃篤厚君子也累
 施年四旬每以無子為憂忽一昨夢一神人

蘭古春風鑑超群

後學孫高亮懷石甫纂述



K294504

22.49.4
5
2.8



双紅堂
小説
19(4)

于少保卒忠全傳卷之九

第三十七 一傳

天順帝評功悼枉

徐武功被勘作法

天順思鍾同之忠，復召其二子來京。陰其長子鍾啓入監，即陞知縣。次子迪陞為通政司知事，又即轉陞章綸為左侍郎，亦陞一子章立入監。後陞為鴻臚主簿，即日召還，被遣陝西定襄驛。驛丞廖莊至京，上親自慰勞，即陞為吏部左侍郎。復論迎復之功，又加石亨、曹欽等俸二百石。仍陞徐有貞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武功伯，兼文華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又有旨，擢前景泰。

陞都督廣西佩征西將軍印上易儲疏弒兄逆賊黃瑛旨未下
早有人傳報與瑛自知罪大惡極服毒而死及旨下瑛已死
復有旨命本處撫按協同三司等官勘驗寢落開棺梟首斷屍
籍沒以警示天下廣西總兵武毅等見朝廷戮瑛屍籍沒家產
皆舉手額天曰蒼蒼果有報應也石亨曹欽等以迎復之功常
直入內殿并帶從人出入無人敢阻一日石亨領千戶聞達盧
旺彥敬三人侍上於文華殿側上問曰此三人何人也亨對曰
臣之心腹人也臣每有機密必與之謀如迎請陛下之事三人
亦有功焉上復問曰見居可亨對曰二指揮一千戶耳上曰

俱陞為都指揮亨復奏曰蒙聖恩加一都字甚好但不能朝暮
同臣出入乞再加錦衣二字更感天恩上即先奏三人授職即
謝恩而出當時有識者論石亨力奏三人為錦衣衛官恐有彈
劾石亨輩者即發落錦衣衛來是生死之權在其手也自此以
後石亨求請陞遷官職殆無虛日冒報功績千餘人楊增楊海
仍復前職杜小郭亨皆陞一級石亨威權日甚其任石彪倚亨
勢妄為不法之事當有大同巡撫年富見彪倚勢冒功戒糧無
不安為年富平素剛直先年見石亨妄冒不法即劾論之今復
劾彪早有人報知石亨亨大怒即來見曹吉祥說知吉祥即按

住年富之本。亨反令石彪誣奏年富。亨又見徐有貞。晚有貞票
旨。拿年富到京。有貞初困石亨構黨之時。彼此迴護。凡事皆從
之後。亨每每強勒行解。或保陞官職。太甚已就。有此拒却。至於
年富。又與有貞交厚。不肯從亨。石亨見有貞不從。便怒。有貞不
得已。勉強順從。只得行票旨去。拿年富兩下。就有此參商。年富
到京。有貞不發。富於錦衣獄。恐亨暗傷。乃發富到刑部獄中待
上問起。有貞那時好奏明放去。上亦屢見石亨行事過妄。心中
不悅。一日因朝見太皇太后。太后問曰。皇帝復位兩月矣。怎不
見于謙有手劄。進上奏事。當日上殺于公之時。雖有內官傳言

進宮。太皇太后未知真寔。因上進宮來朝。特問于公時。上以是
對太皇太后。聞言嗟呀。半晌乃曰。于謙有大功于我國家。為何
就令致死。當時皇帝蒙塵。若無于謙。我國家未知何如此。必有
奸人誤皇帝耳。太皇太后不覺淚下。左右慘然。上亦為之動容。
太皇太后又曰。于謙有人罪。只宜放歸田里。何忍置之死地。嗟
嘆不已。上心辭而出。自此以後。凡石亨輩有事奏啟。上皆留心。
裁察。當時石亨誣奏年富阻撓軍機。上遂留神不問。有貞貞乃
宗黨。上故不問。而問李賢曰。卿知年富何如人。李賢答曰。臣久
聞此人行事公直。在邊能革除宿弊。上聞賢言。頓悟曰。此必是

石彪為年富阻撓行事。今反奏耳。賢叩曰：聖心明見，上即親書旨下。放年富出獄，着致仕回去。明日石亨見上，自勅回年富，因隨機與曹吉祥等，同請盡罷各邊諸處巡撫，并提督軍務等官。其意欲無拘束，恣他設施。本年五月初九日，有御史張鵬、楊瑄等，是河間府印馬還京，一路親見石亨、曹吉祥家人倚勢佔奪民田，乃上章劾奏，乞加禁約。上覽奏，謂有貞曰：御史敢言，寔為難得。當時有貞與石亨貪功，一時誣陷于公。後來見衆紛紛憐公之死，有貞亦悔，漸漸與石亨疎了。所以上顧問有貞，有貞含糊不答，而出上見有貞不答，心中甚怒。復問李賢，賢答曰：御史

查勘時，御史張鵬偕十三道御史，又合章劾石亨等固寵擅權，冒濫官爵，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以彰其威，布滿心腹，將吏假施其德，出於門者，顯爵逆其意者，重傷。縱家人佔奪民田，壓有司，多收亡命，中外寒心。上下懼，不早斥罷。將來之事不可料也。臣等備員言職，責有所歸，不敢減默。謹具以聞。即有小人潛以此事報亨，亨疑有貞、李賢主使，遂與曹吉祥、曹欽等泣訴於上，曰：臣等出萬死一生，迎復陛下。今有貞與李賢反加排陷，唆使十三道御史誣劾臣等，必欲置臣等於死地。且

張鵬原是張永之姪。故結黨誣臣。欲與張永報讐。上見亨等慟哭不止。不得已。乃命收張鵬楊瑄等於都察院獄中。仍命究主使之入。法司少急不究。石亨後劾都御史耿九疇。急職不究。主使之入。於是錦衣衛承亨風旨。拷訊兩御史。并鵬瑄甚急。遂詞連有貞李賢。上因怒有貞前日含糊不答之故。遂降有貞李賢俱為叅政。越二日。上有旨獨轉李賢為吏部左侍郎。有貞降為廣東叅政。石亨猶慮。上有日思有貞取回。乃激曹吉祥曹欽曰。當時我等合有貞迎復上皇。只望他為我心腹。如今反行事多物。住。吾想在內。惟公等在外。惟吾觀有貞。咳。使御史劾奏之意。必

欲盡致吾等於死。曹吉祥曰。只索與此一毒手便好。亨曰。他如今雖降廣東叅政。異日上必思他。取他回來。吉祥曰。為之奈何。亨曰。上嘗待有貞甚厚。無事不密。召有貞私語。我等皆不得聞。後來我待必心腹。小內相探知幾件。今何不將幾件密事令人奏上。上必愈疑有貞。那時我與公等乘機訛謗。止自然震怒。害之必矣。吉人等笑曰。甚善。但議何人寫本。何人呈進。石亨思量半响曰。有。我聞有貞門下教授馬士權。性秉忠直。有貞欲害于少保。士權諫不可。有貞不聽。然每事必與之高。不如令人詐作馬士權寫本。一面使二人類給事中李秉彝者。昏夜持本進上。

那時公等在內接之多加譖毀之語於上前。不怕有貞不認罪而成獄矣。計議已定。果然捏成一疏。令一貌類李秉彛者待昏夜持上曹吉祥特令一小太監接之。問曰：大人何官？其人曰：給事中李秉彛也。小監持進。亨又貼飛語於禁內。上覽本果然震怒。即命挈李秉彛付法司拷問。李秉彛寔不知情。抵死不肯承認。朝廷捕匿名者甚急。亨等見上怒。乃與吉祥等共譖曰：有貞見陛下待之薄。有請不允。今又降謫廣東。愈加怨望。臣等訪得匿名謗本。皆是有貞心腹。馬上權為之。故滅其跡。不然。匿名內某事。李秉彛何由而知。陛下試思之。上問疏。亨指其某事。上心

動。乃曰：此語獨朕與有貞言者。亨即復譖曰：朝廷禁內誰人敢進有此誹謗之語。到此必是前日有貞因降職直入內廷謝罪之時。延埃在此。候上駕臨。謝罪意圖陛下俯留。後見不留。故將飛語貼此。并匿名同進。非有貞而誰。上聞言首肯者三。深信之。急命捕有貞下獄。亨與吉祥又奏曰：有貞宣戕內廷之語。并造言誹謗朝廷。陛下必親鞫。方見真情。若赴法司。必然回護。上果允。奏親鞫。未及五更。即令鳴鐘擊鼓。上御便殿。命官校於獄中獨取有貞。鞫問錦衣衛聞達盧旺等。又是石亨心腹。特將諸般刑具排列。專候上命加刑。當夜官校奉旨。即到獄中獨取有貞。

有貞見未及五更朝廷坐殿來拿人驚曰吾命休矣此必是在
亭輦誘我陷我於死地也口中說心中想曰今日命在旦夕不
行此法如何脫得此難官校催促一齊擁至午門有貞一頭走
一頭急急作法即叫取水來我吃我要一大盆水吃官校即取
一盆水來有貞念念有詞連吃了兩碗便叫少住一住官校促
曰上等久不敢遲延有貞口中復念念有詞人皆不曉何意有
貞念畢又取水含了一口朝天一噴又朝着隨人擺列火炬處
一貫有貞又捱一回而行行不五六十步少刻烈風捲地而起
即時閃電交加有貞被官校押進到井畔下時只見雷電大作

雨似傾盆冰雹如石塊打下押隨官校多被打傷殿中燭炬俱
被狂風吹滅殿瓦打碎甚多上親見天變心中動疑徐有貞之
事遂不究問進宮而去衆官校見駕回宮急帶有貞出遊於五
鳳樓下京城平地水高數尺大樹吹倒數十餘株曹吉祥門首
多年老樹盡皆吹斷石亨等見天大變亦各恐懼不敢再求詢
問其時都城人民見西北角上隱隱然如牛如猪之物噴噴水
雹有貞得異書奉斗齋當時有識者曰此魔霧支大法也朝廷
見天變乃發徐有貞於獄成張鵬楊瑄於邊備

時宗藩襄王瞻塔來朝。襄王因先年巳巳之變，兩次上疏慰安太皇太后，乞命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帑藏，召募勇敢忠義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郟王，盡心輔政。疏上時，景泰巳立八日矣。至是，上得疏於宮中，覽之感嘆，即親勅王入朝，待禮渥厚。開叙數日，上因問王曰：「當時正月間，王文于謙等曾使入朝，王處有劉子知會，王否？」襄王答曰：「寔無。」上因此益知王于死為冤矣。天順帝留襄王在朝盤玩月餘，辭回。是時也，先聞知中朝殺了于謙，心中大喜，對衆道：「南朝頭目于尚書被哈刺了俺們，無慮也。」即日傳箭大舉入寇，由大同等關直犯京城。大同關前者

是走襄伯郭登把守，因巳巳守城，二次不肯開關。又答言：「吾國自有新君之語。」上復位，即革郭登之職，回家。命李文石彪把守石彪倚石亨之勢，反欺李文，又剋剽軍餉。自此兵心不服，不肯向前，斲殺以致也。先兵馬直抵京師，京城人民向賴于公平息九年，今復見此猖獗，人皆驚慌。一齊大叫沸嚷，安得再生于少保為國救蒼生。京城大震，喊哭聲直達內廷。上正與恭順侯吳瑾、大平侯張軫等，在內蹴毬，遙聞喧哭之聲，少刻內臣飛報進。上聞報，大驚，棄毬於地，嘆曰：「于謙若在，安得至此。」吳瑾亦曰：「真可惜于謙上，願謂瑾曰：朕今復位未久，豈可令吾民遭此。」

鋒鏑朕昔在邊外也先等不過欲求緞帛而已朕豈惜此勞傷
軍民乃即發旨下令齋緞帛萬餘御勅一封責其背盟入寇之
罪外彩緞多端吞其往年恭敬之心御勅發到也先亦自知無
禮叩謝賞物即掣兵回去當日張軌在側聞得上嘆息于謙者
再三心中驚懼面皆失色辭朝出忽見范廣於路張軌口中連
叫范兄范兄者數聲與之拱揖左右人後不知何故軌曰都督
范爺與吾相見汝等何不傳報左右見說盡皆驚訝知其見鬼
歸家無病而卒上一日與閣下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事李賢
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於日後况景泰病危陛下理

宜光復寶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群臣誰敢不從何必奪門為
哉且朝廷禁門豈可言奪奪之一字尤非美名幸而陛下洪福
齊天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石亨有貞輩不足惜
未矧置陛下於何地當時亦有邀臣者臣知此事甚險寔不肯
從上聞李賢之言聖心頓悟猛省前科道劾石亨疏有以奪門
之功濫冒官爵且朝廷禁門何名為奪奪之一字尤非順理傳
之後世豈不被訛等語此語與李賢所言相同乃深知亨輩之
故即欲復于謙官爵曹吉祥知之又以巧言阻止吉祥即私對
石亨言及上欲復于謙官爵被我用巧言諫阻石亨聞言心中

不安。急忙回家。召心腹將官。欲起歹心。石亨常往來紫荊大同。等閑。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閑。京城當不戰而自潰矣。時天順三年二月。石亨召心腹人。盧旺。彥敬。杜清。童先等二十餘人。商議。衆人齊到。亨即曰。吾今所坐之位。皆汝等所欲坐者。衆人驟聞此言。不知亨意。皆答曰。某等蒙主公擢舉。做到都指揮之職。心足矣。又豈望公侯之位乎。亨笑而言曰。汝等獨不聞宋太祖之事乎。宋太祖因陳橋兵變。史書上不稱其謀叛。今汝等助吾行事。到得宋太祖地位。我今之職。非汝等為之。而何。衆人聞言。俱皆默然。股慄時。童先在傍。乃首出妖言曰。兄等曾聞得近日小

兒謠言否。衆曰。不知。童先曰。近日謠言云。四方叛亂。俱可謠。惟有石人搖不動。此謠言正應在我石公也。衆人曰。如何應存主公。先曰。四方叛亂。俱可搖。按前者景泰時。兩廣并浙東西諸賊。皆被朝廷勦除。搖者勦也。謂四方叛亂。俱可勦除。惟有石人不能動。此不是應在石公姓石。可成大事。而不能搖也。此天意在主公。諸公可勉力圖之。衆皆領諾。石亨大喜。對衆人曰。大同軍馬。最為勇猛。我撫之亦厚。若使石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州。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自潰矣。遂議心腹分頭把守。且說一日。臨御祥鸞。

樓召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入侍時石亨新造府第上飛祥鳳樓觀看久之問左右曰此何人住居極其高大朱永謝不知吳瑾答曰此必是王府也上笑而言曰非也瑾曰不是王府誰敢如此造作上顧太監裴富曰汝聞吳卿之言乎裴富知是石亨之府但唯唯不敢答應上知是石亨之屋惡其僭妄故問左右上蓋深知之者遂差石亨往延綏出征將行之際只見童先策杖忙進力勸乘其前謀曰乘此軍威何事不可為亨曰吾為事有何難哉今天下都司待吾一一代之可一舉而成童先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恐時一失不可復得石亨曰吾今出征

所向必克既克有名。人無不畏。遂不聽童先之言。童先見亨不聽。自罵曰。這厮不足與謀大事。不去。禍將及矣。遂先逃出門。容謝昭聞童先之謀。忙進諫。亨曰。公當盡忠報國。不可妄意作為。自取禍害。亨陽諾而陰實不聽。謝昭對人曰。吾賓主之道盡矣。石公禍將近也。遂留一帖於書房。不辭而去。亨乃令兵遲延。綏征勦。亨自恃驍勇兵強。不令人會同李文等兵。先自往戰。此時敵兵養精蓄銳。且亨富貴已極。以馳征戰。全不為意。一戰而敗。折軍數千。無功而回。又倚着曹吉祥在內。自入內廷面奏。反奏李文畏怯。不肯同時發兵對敵。臣獨奮力進勦。方纔退去。

乞陛下究李文坐視之罪。若以右彪代李文鎮守大同，則數兵不足畏也。昔謝安舉任謝元，遂破符堅百萬之衆，臣敢不避親疎，舉姪伏候聖裁。上心知石亨無功而回，又保舉石彪代李文，不准所奏。石亨見朝廷不准，石彪代李文，乃晚曹吉祥矯詔以石彪代李文總督邊方。上知之，遂命多官勘視石亨、李文、石彪之事，勘得事實。言官一齊交章劾奏石彪，竟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陰傷主將，倚石亨之威，權移人主之大柄。石亨揜敗為功，權傾人主，易置文武，矯詔舉姪，事干天憲，法所不容等語。朝廷即差官校逮石彪，下獄。初，石彪事發，言官密議明日當大

班一齊劾奏，有與石亨交通者，泄漏其事。上知其故，召李賢問曰：「群臣黨惡，交通有之乎？」如此，不可不成。賢答曰：「誠如聖諭。上乃降旨諭百官無故不許往近侍大臣之家，及錦衣衛官處。自此之後，朝政肅然。石亨因征敵無功，復因石彪之事，不敢入朝。告病在家，言官復交劾其惡。上震怒，令官校拿來。上命露刃押亨進見。石亨見上，叩頭謝罪。上曰：「朕宥汝已多次矣，但汝所為之事甚矣，頃之止，仍念其功，惟革去兵權，以本爵歸第。其年冬十月，彗星出見，日暈數重。司天臺奏曰：「恐小人陰為不軌，宜防備之。未幾，石亨因罷了兵權，怨望不已。一日走到一僻室，忽見

一婢與一僕歡笑。石亨大怒，其僕見了驚慌，奔到後園跳牆而逃。亨挈其婢杖死，仍差人挈其僕併其僕之父，其僕與父一逕到朝門擊鼓報首，將石亨向日與盧旺章先等同謀之事一一報聞。朝廷震怒，即拿石亨下獄。亨在獄中三日，忽見于公立於面前，亨大聲叫曰：于尚書為何至此？獄官聞叫，進看無人，一獄驚駭。少刻之間，上命內相懷恩賜白羅一幅，令亨自盡。遂勒死石亨於獄中。石彪等俱棄市。百姓聞亨等之死，盡道于公之靈。冤報如是其速也。朝廷命斬石亨之僕，差人籍沒其家產，追奪爵勅等項，籍其家資萬萬餘，而寶貨不計其數。內中檢出私書。

有與各鎮軍官及數省道心腹交通之書，皆約於年正月二日舉事。上親閱大怒，即頒密旨，令各處撫按官拿究。仍發石亨二子石溟、石澗，遷外充軍。其幼子在襁褓者，無知不罪。查出同謀奸黨，雖有三五漏網，朝廷盡皆寬宥。惟有童先、盧旺等不赦。但童先早遁，未曾獲得，令人榜示緊緝捕來。這童先因見石亨不依他言，早自逃出在外，就於途中占一課卦，未知童先自外若何。

見日光炯炯。世界分明。早見醫眼之人。立在眼前。童先忙拜謝於地。擡頭起來。不見其人。童先大驚曰。這分明是神人救我。心中思量曰。我今日明。別人都不曉是我。我今急往李兄處潛藏。方可避難。先乃密尋到李天章家。天章一見。忙問曰。童兄之目如何得明。必有神治。童先即把逃出遇神開齋之事。一一說知。天章遂留童先住下。當時朝廷命法司榜示。挈童先時。榜上亦寫着瞽目童先。今先眼明。人皆不疑是他。况童先又粧扮別樣形景。所以人一發不認得他。捱過半年。朝廷已不甚追究。童先知事緩。乃辭別李天章。扮作商人。一運來投到曹欽家。曹欽見

了大驚。忙問曰。童兄何幸。眼明得到吾家。真可異也。童先亦將前事一一說了一遍。欽大喜曰。吾一向想兄暗地令人密訪。不期今日到來。足慰吾念。欽遂留童先住下。因論起石亨之事。曹欽曰。石公做事不密。反致如此。吾每思量石公與我皆是同事之人。爭奈言官時常劾奏。如寇深遠。果孫鏜等。每每舉吾過失。我抑我衆。吾想我兄弟。又統軍兵。皆為都督我手下。又多畜驍勇之將。今衆官不時彈劾。倘有日皇上震怒。如石公之事。移於我家。則吾束手待斃。吾欲起事。煩兄卜之。童先曰。事不必卜。今令叔在內。兄昆仲在外。若一舉事。何事不成。倘卜之不吉。反起

狐疑為今之計。兄先差一主心腹之人。曉得邊外之語者。潛往也。先處饋送寶貨彩緞之禮。令其起兵入寇。那時兄等內中作變。則大事成矣。曹欽聞言大喜。即請兄弟曹鏗曹鑄并章先及門客馮益等。一齊都聚於密室。計議遣掌兵官惟孫鏜孫繼宗馬昂遠果諸人與我們有仇。餘者無妨。但我等將何計先除了諸人。奪取兵權。則事無不諧。曹鐸便道。何不我們先差伯顏也。禿等將乘機誘殺孫鏜等眾。就擁兵進內。叔父在內舉火為應。大事成矣。曹吉祥因問馮益道。先生可曾有宦官子弟登基否。益答曰。有曹掾是太監曹節之後。吉祥聞之大喜。只見後邊閃

出曹欽之妻賀氏。指著馮益曰。先生汝教人為叛罪已深矣。又將牽強混語。鼓惑吾夫。我雖婦人。頗曉書誌。曹操若是曹節之子孫。如何曹操做司隸校尉時。立杖死中常侍二人。則知曹操與曹節是同時之人。非節之後明矣。縱使是節之後。學曹操之奸雄逆賊。至今令人切齒唾罵。安可效之。曹欽見說。遂自扭其妻閉之密室。曹吉祥與眾議定。後日晚間行事。吉祥自進內廷去。專候至後日。乃七月初三晚間。曹欽乃邀恭順侯吳瑾到家。吳瑾是曹欽侄婿。曹鐸之女夫也。曹欽每有事常與吳瑾商議。瑾又上所喜信者。故禁門鎖鑰皆是瑾掌管。當晚曹欽邀瑾回

家將心事說知。就索禁門鎖匙。要瑾放千餘親兵進內。吳瑾聞言。心中大驚。忖曰。別事可從。叛逆之事。如何從得。口中即假言曰。此時如何放得千兵進去。况且京兵發遣征勦。只有出的。如何可放千人進內。豈不動人之疑。汝既要行事。好歹至四更開門。五鼓進內。方好。曹欽信以為寔。便道專候汝之消息。吳侯詐允而出。此時將及一鼓。吳侯到城。點視分付衆軍。謹守城門。直到天明。方可領鑰開門。若五更領鑰者。明日即斬。只分付三門。餘不能及。吳侯一路思量。倘曹欽四更不見我的動靜。他必然攻打。倘若人多。一時攻破。曹吉祥見外火起。內中放火為應。其

過不小。一頭想。正遇着都指揮完者。禿亮令人巡更。吳侯忙問曰。來者何官。禿亮見是吳侯。忙下馬問曰。吳爺何事。心忙。單騎與四人同行。吳瑾曰。汝在此巡更。是何官何名。禿亮答曰。小官是都指揮完者。禿亮。吳瑾曰。煩汝急急飛報與大明門上守門軍將人等。說知道。曹欽與曹吉祥通謀作亂。只在今夜。可牢守紫金城墻。五更時未可就開門。快教傳進內廷。先令人掣住曹吉祥。免得裏應外合。禿亮聞言。遂撥數人跟着吳侯。乃即先縱馬加鞭。星馳到大明門上。一細說曹欽曹吉祥之事。穿宮內監聞此消息。飛報到內廷去。吳瑾恐禿亮口傳不到。又急行至

錦衣都指揮遼果家令門止人快報請汝家主出來有緊急事要議家人傳報吳侯命快取筆硯來衆人忙取紙筆吳侯隨即寫奏着人飛馬趕到金墉城邊大叫守門官監把這封密疏從門隙內就遞進去不可遲滯此時遼果忙披衣出來相見曰吳侯何事夜深下降吳瑾不及多言只說曹欽曹吉祥謀反在今夜為之奈何我已發報數次想內廷必然知道及早我與你到孫都督馬尚書處報知調兵守護殺賊二人飛身上馬逕到孫都督家來此時孫鏜已得完者禿亮傳報亦令人飛報金墉城中隨到馬尚書家計議早有飛者在門隙中發出着孫鏜馬昂

用心勸兵擒賊係鏜見旨泣拜曰當以死報主恩遂急急調兵拒守且說曹欽等捱到三更時分不見吳瑾動靜忙使人到吳瑾家來問消息家人不知以寔對道自昨日早朝未曾回來使人飛來回報曹欽欽聞報大怒知吳瑾詐允遂發兵五千令曹欽等直抵西長安門攻打自領兵五千攻打東長安門此時吳瑾與遼果飛馬正到孫鏜家來只聞得喊聲四起吳遼二公知是曹欽領兵來攻門急到孫鏜處家人答曰家主已到馬爺處發兵去也吳侯即對遼公曰公可先到長安門令人緊緊看守我今再到馬爺督那里即發兵拒賊遼公趕到西長安門邊見

曹鉉正令人啟門。逵公見了，慌忙奪過從人長鎗一把，大罵逆賊。朝廷有何負你，敢如此叛逆！即挺鎗來搦曹鉉，不期曹鉉部下人多，一齊亂搦，可憐為國忠臣，倉卒間被衆亂搦而死。衆人遂砍開門，一齊擁進。此時都御史寇深聞變，起立門首，差人探聽。吳侯馬過見了，寇深曰：「寇公曹欽作反，寇深開言，即跨馬一同吳侯到馬昂處發兵。正值會昌伯孫繼宗都督孫鏜俱在，一齊調兵拒敵。此時曹欽放起四五處火來，只望內廷火起，相應放火多時，不見裏面火起。曹欽知事不濟，忙調人馬一而攻打繫尚書王翱在東朝房，物學士李賢於左掖門，勅要二公寫

激

本奏辯云：因逮吳寇深二人所逼，以致激變等情。此時廣寧伯劉安、大常卿萬祺、學士萬安等俱到，見曹欽逼勒大臣，寫本保奏。只見寇深匹馬趕到，厲聲大罵曰：「曹賊！朝廷何等待汝？汝敢叛亂京城，拘繫大臣，殘害百姓，吾恨不即砍汝萬段，以洩朝廷之憤。」曹欽怒殺寇深。廣寧伯劉安見之，大罵曰：「狂賊作死，吾欲砍汝以報寇公安，亦遇害。」恭順侯吳瑾都督孫鏜軍至，曹欽見吳瑾罵曰：「汝為何負我？」走報消息。瑾厲聲答曰：「汝負朝廷，我不負汝。汝不忠不孝之徒，吾為朝廷誅逆賊，即彼此相殺。」吳公力不勝卒被殺。孫鏜軍交殺，自辰至午，未見勝負。工部尚書趙榮

聞曹欽作亂，祭文官也披了一副鎧甲，騎了一匹青驄馬，馳到街坊，大叫曰：「有好漢烈男子，通來隨我殺賊，有功即賞。」大呼大叫之間，果有千餘忠義好漢，挺將軍器，仗勇而來，恰遇會昌伯孫繼宗與曹鑄大戰。趙榮即領眾從曹鑄側裡，欲搠進去。曹鑄與孫繼宗戰酣之際，不料趙公這夥人馬，仗忠義而來，勢甚兇猛，被趙兵打死無數。曹鑄大敗而走，乃領着殘敗人馬，尋着曹銓。銓正與兵部尚書馬昂兵馬大戰，鑄亦來混做一處廝殺。此時各將官人馬俱到，俱說殺謀反之賊，其忠勇之氣，無不一以當百，被勤王之兵一齊擁殺。曹銓兵亦大敗，只得擦命殺出，不知往何處

第三十六傳

王師駢集擒奸黨

有貞無法喪林泉

曹銓等被勤王之師并馬尚書兵殺敗，只剝得百十餘騎，飛奔到曹欽處，且說朝廷自從三更得完者禿亮飛報，大明門上守門人監聞此急信，一一傳報金墉城上守城人，飛報進內廷。又有吳瑾、密疏俱從門隙內傳至內宮。上聞急報，又見密奏，方知曹欽與曹吉祥通同謀叛，放火為應。上震怒，即命內臣金英、懷恩等，挈曹吉祥等眾，內臣領皆潛地來到。果見吉祥與一夥心腹人正在那裡堆積放火之物，不料眾入潛地來，眾久見了

吉祥大唱曰汝做得好事一齊掣住吉祥吉祥還說掣我怎的
衆人曰汝同姪曹欽謀反特命擒汝吉祥獨自抵賴衆人曰汝
還賴到那裡去有汝親恭順侯吳瑾家疏萬歲爺大怒特旨差
我等來拿吉祥聞言即頓足曰罷了罷了衆人掣了吉祥見上
上大怒即發吉祥於御史獄待拿了曹欽一同究罪故此禁門
不開欽等不能進且說孫鏗等合勤王之師齊勦曹黨逆賊曹
鉉中了兩箭欲走被孫鏗斬於馬下曹鐸見孫鏗殺死曹鉉心
中慌亂被孫繼宗一刀斬於馬下曹鐸亦被馬昂兵殺死曹欽
見三弟兄俱被殺慌領殘兵奔回家中把重門緊閉此時王師

進殺圍住曹欽之屋大叫獻出曹欽免汝閣門誅戮若少遲片
刻攻進汝等皆為齏粉曹欽知不可活忙奔到後園井中欲投
下忽見一紅袍神一手提起丟於井畔此時衆軍齊進園中見
井畔曹欽一齊掣住家小亦盡拿下衆人捉曹欽械到朝來上
聞知親御午門百官朝拜畢下曹吉祥於御史獄中賜死籍沒
曹欽等家產誅欽於市朝廷籍欽等家資以賞將士欽之餘黨
並流嶺南旌死節之臣追封吳瑾為梁國公謚忠壯子孫世襲
恭順侯贈寇深為少保謚忠愍蔭一子錦衣百戶遼泉贈都督
亦謚忠愍論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鏗進封懷寧侯子孫世襲侯

爵劉安子孫世襲廣寧伯馬昂趙榮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少保
進陞完者禿亮為都督趙榮召集忠義為首得功者三十四人
俱稱為試百戶萬祺陞為工部侍郎梁耳加換一級曹欽有妻
父賀三老者平日見欽執婦常規諫欽欽不聽遂絕不往來今
欽叛逆凡一應姻黨宗族附勢者俱加貶竄惟賀老朝廷灼知
免罪朝廷檢錄曹欽私書見馮蓋有頌曹氏功德之書遂掣馮
蓋發錦衣衛究問曹欽之妻賀氏向被欽幽於密室今亦挈禁
獄中錦衣衛究問賀氏汝夫與誰同謀賀氏心中忖度我夫不
良何忍害人乃答曰寔無又問曰朝廷之臣誰為汝夫心腹亦

答曰俱無及帶馮蓋當面賀氏亦不肯害他不料馮蓋佯為不
知反以言詆詬賀氏賀氏忿怒曰馮蓋休得混詬向日吾夫與
汝密室問事時汝言曹操曹節之事妾聞汝之言甚妄因諫吾
夫被夫閉之別室吾夫聽汝之言遂致身亡家喪今反詬妾而
又抵賴乎蓋無言分辯亦死於市朝廷察知賀氏諫夫被幽遂
赦其罪賀氏對法官曰妾蒙恩宥理難不死先前不能輔夫為
善今又不能阻夫為惡家亡名喪何顏立世言畢即引裙刀自
刎而死衆問官見之無不嗟嘆朝廷以烈婦禮葬之且說徐有
貞初被貶雲南金齒衛時行了半載到得雲南地面在路中對

解官曰。不出一年。京師有一場大亂。曹吉祥等不能逃其禍。後來果然有貞行到雲南。至金齒。只得七十里路了。天色已晚。遂同解官忙趨。回顧無處居住。急急趕行。遠遠見一大寺。有貞等忙投寺來。早有五七個僧人。俸着酒果來迎。道不知大人遠臨。有失遠接。恕罪。有貞見了。驚訝道。吾等並無人來通報。為何衆僧如此接待。乃後謂衆僧曰。我是朝廷罪人。何勞汝衆相迎。衆僧曰。大人雖今日之罪人。寔昔日之貴人也。有貞曰。衆位上人。吾素不曾與爾等相識。况萬里之途。何由悉知。酒饋遠接。必有緣故。衆僧曰。且請大人到方丈。少坐告稟。有貞遂同衆一齊進

寺。直至方丈坐下。衆僧曰。我這裡名佛慧石羊寺。寺歷年久。寺中石羊頗有奇異。但有貴官到此。此羊即鳴。昨夜聞羊鳴。故知祈以聊備酒餼奉迎。衆僧又問曰。敢問大人官居何職。因何事到此。徐有貞未及答。兩解官曰。這位就是當朝閣老武功伯徐翁。因與同僚不睦。被他讒言誑奏朝廷。一時聽信。因此貶謫。不日即取轉京。依然宰輔也。衆僧驚曰。果然是位大貴人。所以數日前有一位留鬚僧人到此。說道不數日間。有一位徐閣老到此寺中。我要見他說話。徐公見說心疑。遂留宿寺中。一宵。明早起來梳洗。早膳畢。忽見一幅巾禪衣之人。從寺前直進殿來。大

笑曰徐公四十年餘不相見也。記得當初臨別之際，曾說有金齒之會。今日果然矣。徐公一見認得是先年虎丘書館相叙的道人烏全真，忙下階拜揖曰：久別尊顏，何緣又得相逢也。烏全真曰：向年蒙公款留，義氣深重，故贈公秘書，救公二大難矣。是書不可久留於世，宜付還我。徐公答曰：寔不曾帶來。全真曰：吾豈不知別物不帶，此書曾有驗。公必帶行，為防身之寶。公何誑我。他人可誑，我不可誑也。徐公被全真說着心事，心中驚畏，乃邀全真進內沽酒，市脯同飲。酒至數盃，全真取出「九金丹」對有貞曰：此丹服之，可長生不老。有貞數知烏道之術，以為服此

可以延年，心中大喜，即服之。少刻坐談間，烏道問起法必純熟，試誦演以驗之。何如有貞口誦默演，盡皆差失。徐有貞心慌復懇為何如此。全真曰：公挈書再看，仍舊精熟。有貞原誑說不曾帶得。如今又不好說帶來，延疑半晌。全真即起身到有貞行李囊中，只一捏，此書早拿到手。對有貞曰：吾報公之恩，救公之難，可為週且至矣。吾法已收，汝法已塞，不可久留。言畢，即拂衣而去。有貞驚訝曰：向日熟練法術，頓然忘却，而全真又忽然去了。心中鬱鬱不樂。來到金齒衛中，另築一室獨處，居不一年。朝廷復赦有貞歸，有貞回家，從峽山經過，心急馬快，跌傷其足，到家

遂杜門不出。養病幾時。忽一日。門上以進報。有泰州馬相公來拜老爺。有貞只得出來相見。馬士權曰。聞公回府。特來候謁。有貞乃置酒款待。酒至半酣。士權微露向日有獄中許成姻親之語。有貞見說。即有難色。反以他言支吾。恰有悔婚之意。士權揣知其情。乃即辭回。又以言動之曰。今日公回府。優游林泉。有日朝廷思公。復居台輔。若某向年被刑。拷之時。稍有一言涉公事。不可測也。有貞惟致謝而已。並不言起許婚之事。士權嘆曰。寒士諒不敢當。相侯之女。遂不多言而別。徐有貞見士權已去。仍戒門下之人。若馬相公再來。可托以他故。不必通報。士權亦不

復至。有貞居家。玩游山水。閒處年餘。忽一日。在書房中檢書。偶然檢出向年王鎮劾于謙疏稿。心中竦然。是夜夢中見于公立于面前。有貞大叫一聲。夫人驚醒。問是何為。有貞言及夢中之事。夫人曰。此乃公心上縈縈所致。無慮也。過三日。有貞得疾。不五日而殞。年六十六歲。且不談徐有貞病死。且說于少保公子于冕。見諸權奸相。繼而死。遂從龍門。閔曰。奮然曰。今權黨悉亡。吾父之冤得白也。乃即上疏陳其事功。未知若何。

孫父之愛孫白也。時上巡幸其地。未幾。孫父

子。是。其。孫。許。汝。財。繼。而。孫。許。門。閤。回。書。孫。曰。今。孫。黨。孫。子。

正。日。孫。取。平。六。十。六。歲。且。不。能。給。休。其。孫。孫。且。孫。子。少。孫。子。

事。夫。人。曰。此。公。公。上。蒙。蒙。而。孫。無。意。也。孫。三。日。自。真。許。孫。不。

下。面。前。自。真。大。和。一。整。夫。入。營。歸。問。其。何。孫。休。真。言。及。夢。中。之。

孫。許。出。回。平。王。真。修。下。孫。孫。孫。公。中。救。孫。其。孫。夢。中。具。下。令。孫。

孫。是。休。真。孫。孫。孫。山。水。間。與。孫。孫。孫。一。日。孫。書。孫。中。孫。孫。孫。

保華忠全傳卷之二十七

第三十七傳

孝子初上陳功疏

忠臣加祭贈褒封

英宗灼見于公之寃。久欲復公官爵。群奸諫阻。公子冕發遼衛軍。天順初。承天門火。于公現形。朝廷以故降旨。獨宥于冕。冕雖蒙宥。猶防奸妬。寓居關中。軍民將士。皆憐于公之寃。齋糧執帛。供奉公子。公子素承父志。一毫不受。惟與義兄于康。週全度日。至是。成化。踐祚。公子俯首流涕。曰。聖明在止。陳情有日。即回京。叩關上疏。其畧云。